

◀ （上接 11 版）

是建立妇女自治会，又游历各国，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最终蒙皇帝赞许。魏爱莲凭借对于晚清小说的熟稔，追溯两书的影响来源：《雪中梅》之类明治日本政治小说为詹垵提供了“未来记”的情节模式；王妙如《女狱花》（1904）、海天独啸子《女媧石》（1904）、汤宝荣《黄绣球》（1905—1907）等女权小说论及的女子选举权、婚姻自主、职业自由等议题，亦在詹垵笔下引发的回响。作为对照，本章还讨论了詹垵的文言小说《碧海珠》（1907）。在此艳情小说中，作者返回书写花谱的传统，在描摹理想闺秀之余，詹垵保持了对烟花女子命运的关注。

詹垵的报人经历，对于他的文学事业也至关重要。詹垵辗转于上海、北京、汉口，先后担任《商务报》、《汉口中西报》主笔，撰文提倡商务、宣传立宪。在创作小说时，詹垵关于立宪、立法的观点，亦在故事情节中展露无遗。有趣的是，魏爱莲指出，《中国新女豪》与《女子权》两部小说开篇等处的议论文字，其实运用了政论的笔法。不仅如此，小说女主人公英娘/贞娘亦阅读报章、创办报章，政治关怀深深切入了詹垵的小说创作。魏爱莲认为，在詹垵涉足的诸多文类中，政论与小说最为贴近，原因在两者皆旨在说服读者，只不过前者面向男性，后者针对女子。

在阅读《小说家族》的过程中，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魏爱莲对于一手文献的孜孜以求。詹家两代人文名不彰，著作散落于衢州、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图书馆中。魏爱莲“上穷碧落下黄泉”，走访各地收集研究资料，广泛参考地方志、诗文集、

报刊，最大程度地复原詹氏家族历史，展现了史学家的深厚功力。与此同时，书中的文本分析亦体现了文学研究者的本色当行。书名为《小说家族》，小说是核心文本，但魏爱莲不以文类为限，而是涉及诗词、花谱、报章文字等各类作品。她尤其善于对读不同文类的文本，或是将小说可能的影响来源一一掘发，在对比之后彰显出詹熙、詹垵的继承与创造，或是考察不同文类如何呈现同一议题，又如何对应不同性别、阶层的读者，在展示兄弟二人思想延续性的同时，彰显出不同文类的规范。

在此基础上，魏爱莲成功地打破文学与历史的边界。譬如在结语中，她重新梳理线索，将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并置，描绘了一幅闺秀演化图：从王庆棣、魏阿莲、詹艳来到英娘/贞娘，从缠足到天足，从偏居一隅到出访海外，从涵泳诗词到阅读教科书、创办报章……她们逐渐走出闺门，拥抱现代。如此一来，魏爱莲也打通了明清文学与晚清文学研究：闺秀传统的转型与女权论述的兴起相联系，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晚清新小说相对接，不变的则是詹氏家族对于女子才华的推崇，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正是在此意义上，《小说家族》足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启示。

虽然全书创获颇丰，但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魏爱莲在书中提出的部分关键问题未能得到完满的解答：譬如王庆棣对于女子地位的看法，以及作为女子的艰难苦痛，是否直接促成了詹熙、詹垵两兄弟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兄弟二人的著述屡屡涉及职业教育、女性问题，两人的观点如何交互影响？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王庆棣、詹嗣曾现存的诗词对于家庭生活的记录只有三言两语，詹熙的《绿意轩诗存》与詹垵的《幸楼诗文集》皆已失传，研究者难以再现詹家两代人的生活轨迹、家庭教育的细节以及兄弟交往的详情。因此，《小说家族》引入晚清小说家汤宝荣，借助间接证据做出推论。汤宝荣为詹熙、詹垵好友，又与两人的小说创作交互影响：汤宝荣妻子放足的经历可能为《花柳深情传》提供了相关素材，詹熙创办教育事业的艰辛历程则进入《黄绣球》文本，《黄绣球》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与男女平权思想又影响到詹垵的小说。除此之外，汤宝荣的闺秀母亲课子的记录亦为魏爱莲提供凭据，藉以推测王庆棣的教育方式。当然，若要严密论证前述问题，我们只能期待更多新材料问世，为《小说家族》补足关键的证据链。

事实上，魏爱莲的上下求索已经触发了新资料浮出水面。2015 年 9 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刊行了《衢州文献集成》，包含二百三十八种著述，詹家两代人的作品皆在其列。笔者注意到，《衢州文献集成》纳入的詹熙编选《兴朝应试必读书》，魏爱莲尚未及寓目。此书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时值百日维新，推行科举新制，废去八股，改试策论，詹熙积极响应朝廷新政，推出此科举用书，包含《史论》《时务论》《国朝政治策》等门类。詹熙在序言中痛斥八股取士之流毒，正堪与《花柳深情传》相对照。他在书中大量选入《西人所著公法可恃而不可恃论》等自著文章，可见其自我期许与用世之心。除此之外，书中还搜罗了弟弟詹垵、友人邹弢的不少篇目，若是仔细研读，我们对于兄弟二人的家国情怀、知识结构以及思想交流也许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由此看来，晚清文学资料与历史文献的大量重印为我们重探晚清文学提供了绝佳时机。顺着魏爱莲的研究思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晚清中国是否还存在类似的小说家族？他们在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境遇如何？在江南闺秀与文人传统之外，其他地域的小说家族如何因时而变？又如何万变不离其宗？《小说家族》足以提醒我们，只有引入明清文学研究的视野，才能够更深入地考察晚清文学变革。毕竟，虽然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一代人思想的底色依然是传统。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研究助理教授）

达·芬奇在世界各地



为纪念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逝世 500 周年，2019 年，世界各地都在呈现“达·芬奇的绘画人生”。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承了达·芬奇的 500 多幅素描手稿，这些作品在达·芬奇去世后由雕塑家庞培·莱昂尼（Pompeo Leoni）编辑整理成册，后被查理二世买下。今年，英国皇家收藏信托基金从温莎城堡向 12 家参展博物馆送去了 12 幅作品。为了确定哪幅去哪家，基金会会从中做出 12 套能反映达·芬奇广泛的兴趣爱好，又能让机构随机选择的组合。其中亮点包括“隐形墨水”作品，带有标志性的“镜像”笔迹的头骨横截面素描，以及为《救世主》所做的两幅研究手稿。

另有 200 幅手稿将于 5 月在伦敦的女王画廊展出。英国的达·芬奇年将在爱丁堡的圣十字宫落下帷幕，另有 80 幅画作将于 11 月开展。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出的则是包含四幅画作的小型展览。在法国克洛吕斯城堡，达·芬奇去世的地方，一幅借自梵蒂冈博物馆的《最后的晚餐》挂毯复制品将从今年 6 月起开展。法国还将在据传为达·芬奇设计的香波城堡中举办纪念展，展品借自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达·芬奇创作《最后的晚餐》之地，米兰，将有四场连续展览在安布罗西亚纳博物馆举办，展期至 2020 年 1 月。米兰的斯福尔扎城堡天轴厅（Sala delle Asse，题图）曾发现推断达·芬奇于 1498 年绘制的树壁画，画中部分景色曾被覆上 17 层油漆，此处经修复后向公众开放，时间为 5 月 2 日

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

在达·芬奇长期居住的佛罗伦萨，斯特罗齐宫展览的题目是“达·芬奇的老师韦罗基奥（Verrocchio）”，展出韦罗基奥及与他的画室相关的著名艺术家们的作品。达·芬奇出生的托斯卡纳小镇芬奇在列奥纳多博物馆的展览中探究当地风土如何影响他的作品。最后，威尼斯学院美术馆将展出极少露面，但广为人知的《维特鲁威人》。

今年的高潮将是 10 月开幕的巴黎卢浮宫达·芬奇大展。这是有史以来为这位著名艺术家举办的最全面的展览，从 10 年前就开始准备。卢浮宫已经拥有现存 15 幅公认为达·芬奇油画作品中的 5 幅，包括《蒙娜丽莎》，原计划邀请卢浮宫阿布扎比分馆的《救世主》参展，但现在看来不太可能——这幅画自 2017 年 11 月以史上最高成交价 4.5 亿美元拍出，但一个月后即宣布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意大利万特嘉（Montegrappa）纪念达·芬奇逝世 500 年限量版钢笔



《女狱花》（1904）和扉页上的作者王妙如像